

# 我所向往的雨

□黄子洛

“西窗听雨”这个词，最早是从少时喜爱的《儿童文学》杂志上认识的。它有个栏目，就以此为名，刊登的多是抒情写意的散文。

多年以后，偶然读诗，才想起来“西窗”这词，它有时候可以代指女子的闺房，李清照的《声声慢》里，不是有“西窗又飘细雨”一句吗？古时候的女子，闲来无事，厢房窗边坐听雨打芭蕉，发呆打盹，胡思乱想，于是跳跃的思绪就和雨点一样，嘈嘈切切落玉盘。

然而，我的房间朝北，对我来说便是“北窗听雨”了。西窗在妈妈的房子里，且是环绕整个半圆形阳台的绝佳观景窗，我只能用西窗看晚霞，从不在西窗听雨——火烧云往往是定格了的波澜壮阔，如果不将整片苍穹收进眼底，是体悟不到它的美丽的。而雨可不一样。断断续续的，零零碎碎的，滴滴答答，迷迷糊糊。听雨，不要求有多高的配置，一人、一窗、一痴心而已。

我喜欢雨，但不喜欢细雨。诗人把忧愁寄托于帘纤小雨。我也不是没有孤寂阴郁的时候，对细雨的迷惘，有时会产生共鸣，可是，那似有非有的朦胧雨雾，却总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小雨太柔弱了，它黏洒窗户，轻轻、轻轻、轻轻地，是那么

容易被忽略，我听不见它。有时难得望出去，只见飘舞的水流苏，像是失重的蒲公英。小雨给城市盖上了无孔不入的纱，把窗和眼睛都模糊了。有时，我看到打着伞的人走在路上，他们好像已经听不到雨，也看不见雨。你以为是一路安全了吧？可是，一抬脚，会踩进一个带泥的陷阱。小雨润湿了人的头发和衣服，它就是磨磨蹭蹭，没有别的动作，却还是不肯离去，似乎还在跟人撒娇呢！

对细雨，我无奈，因为它只会让马路上的车流放慢流淌的节奏，让整座城市放缓速度，却不会让学校停课，不会让时钟停转。这意味着它调动了无边无际的哀愁、悲伤、忧虑，却不给人以喘息，去消化这一锅无端情感的时间，也不给人向前张望寻找路在何方的机会。

南方丘陵瘴气太重了，重得从毛毛细雨中满溢出来，悄悄地裹住人的口鼻，止了人的心跳，于是人们不得不忍受着铅一般沉重的洗礼。我往往受不了这无端的揪心，所以常常觉得自己在小雨里窒息。

我所向往的雨，是暴雨，雷雨，台风雨。

这种向往，是从风开始的。不错，是风！大雨来临之前，风已经做了它的信使，把龙王的

降临，昭告辖地上的每一户居民。然后乌云顶起华盖，大雨苏，像是失重的蒲公英。小雨给城市盖上了无孔不入的纱，把窗和眼睛都模糊了。有时，我看到打着伞的人走在路上，他们好像已经听不到雨，也看不见雨。你以为是一路安全了吧？可是，一抬脚，会踩进一个带泥的陷阱。小雨润湿了人的头发和衣服，它就是磨磨蹭蹭，没有别的动作，却还是不肯离去，似乎还在跟人撒娇呢！

北风强劲，北窗也容易冷，所以现在需要加一件外套和一杯热咖啡了。咖啡加了太多糖，雨点却还是咸湿的。有时，我看到一些小鸟在雨里狂飞，就像高尔基说的“暴风雨中的海燕”，也看到一些树木在雨中摇摆挣扎，坚韧地屈而不挠。

我站在窗前，路踏实地地踩在路踏实实的地板上，但听雨听久了，一味沙沙地响，魂儿是会丢的。

魂儿一丢，我不听雨了，索性撑着伞，走上街上去，向大雨中走去。

大雨像海。我喜欢海，可我附近没有海，我就把这瓢泼大雨，看成是海。这海也不让我失望，它就在我眼前翻起惊涛骇浪。在伞面以外，公路、广场、人行道全变成海床，脚下的潮水一波接着一波，涌来涌去，把沉闷

的城市冲得松松垮垮。在伞面上，大雨敲敲打打，它是鼓声、是枪声，像龙王爷生气了，认为我撑着伞，对他避而不见，于是从斜刺里横七竖八，将我和世界浇个透心凉，容不得躲藏。

那好吧，我不如把伞收了吧！让大雨给我沐浴吧！

于是，铺天盖地的雨，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涌上我五脏六腑，诱人抛弃做“人”的皮囊。有时亢奋张狂，有时幻觉腾升。我兴奋地在雨梦中打个响指，啪的一声！魔法就发动了，现在左边是西班牙海军，右边是英格兰海盜，他们要开战了。这时候，我来到多佛尔海峡！我一想，如果响指没打响，岂不是可惜了？这梦幻的感受还会出现吗？

不，不要停止用心去感受大雨，雨梦的奇迹不会让你迷路，也不会让你丢失魂。

大雨和太阳，是不能共存的，厚厚的云充当了绝缘体，拦住了蹒跚的光，只剩下躁动的雨和茫然的车灯。

其实，我没有赤足飞跑拥抱地球的悟性和勇气，只能偷着在没带伞的时候，解放天性，痛快地去淋雨而已。

大雨终于停了，我回到家里，站在北窗，晴朗的天空，出现了弧形的彩虹。

## 此心安处

□王艳

说是去消夜，其实夜并不深。黄埔大道上，小车、货车、泥头车还在不歇气地呼啸，载着似箭的归心、奔波的疲惫或各种各样的梦想，消失在霓虹闪烁的城市深处。

店铺早已打烊，路灯不甚明亮，从前路边的夜宵摊档，全躲进了城中村逼仄的小巷，不到十一点的街道空荡荡的，莫名有些怀念那些煎炸烧烤的摊档带来的烟火气。

常去的那家潮汕砂锅粥店门口已摆好了几张台面，夏天，红棚子倒是省了，东南风一阵阵顺着马路溜过来，凉爽得紧。老板坐在店门前不紧不慢地吸饮，面前台上杯杯盏盏，零散四放着茶具，壶里的水沸扑起来，茶香袅袅升腾。老板娘笑眯眯地招呼我们坐下，一边在菜单上匆忙写划，还不忘添茶倒水，摆上餐具，再手脚麻利地摆上凉拌海带丝和油炸花生米。难怪说“娶妻当娶潮汕女”，老板安坐与我们品茶聊天，老板娘则手脚不停地忙碌，圆圆的脸上并没有不耐，一直弯着眼笑，笑容浮在茶色灯影里，分明是在无声地诠释：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菜很快上齐了。青口，炒薄壳，清炒空心菜，虾蟹粥。简洁又丰盛。

坐在这个南方城市角落的角落，这个角落再角落里的粥档门口，我从未想过，我喜爱热辣重油的肠胃，竟然会在某天终于适应了轻薄寡淡的口味，如同适应了广州一年四季的雨和常开不败的花，我逐渐适应了异乡。适应得如此彻底，就像一块沉在水底的石头，在异乡的时光或紧或缓从头顶漫过，我自上班，下班，做

饭，看书，望着天空发呆，生活像挂钟的钟摆，沿着固定的轨迹来来回回摆动，安心如斯，也寂静如斯！甚至一次往昔再平常不过的消夜，都能带来久违的欢愉，像是旧时，一场午夜的电影，或者一场盛装的舞会。

清水煮青口鲜嫩肥美，沾上生抽和芥末，清爽中又满口冲劲，如普通平淡的日子里装点的花边。只是芥末不能加多，太冲，能有几人不被辛辣的日子呛得涕泪交流？可以将异乡的生活过得如在故乡般平淡，倒真是一种幸福。

老板的茶又冲了一泡，时间一分一秒不停歇地流淌。刚下班的年轻人穿过榕树的暗影，匆匆向着灯火灿然的方向奔去。想起一位朋友的话：凌晨一点，城市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似乎的确如此，看看周围的灯火竟然越来越明，精神头越来越足了。

旁边的小广场上，芒果树又一次累累地挂满了枝，荔枝和龙眼也快到采摘的季节，我已对南方土生土长的水果节令如此熟悉。不仅如此，我慢慢学会了煲汤，用鸽子，用猪骨，用老鸡，统统小火炖上半天，汤里加上红枣、枸杞、党参、黄芪，喝起来，也似模像样。

人生就是如此奇妙，一路走来，一路放弃和得到。当年在故乡失却安逸的时候，从不曾想过，在异乡的奔波和磨砺中能有更宝贵的收获，例如一双温暖的手，一个踏实的拥抱，一个坚实的倚靠。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谁又能说将来的哪天，在故乡的星光下，我不会怀念这一锅鲜美的虾蟹粥呢？

## 给风留“出口”

□杨德振

越秀山足球场三面环山，处在山洼中。运动场的一头靠山，半山顶上竖着一块长八十米、高二十米的巨型广告牌。广告牌后面有一条路，是我每天散步必走的。

从广告牌背后望向足球场，视线被巨型招牌挡住，巨型广告板上显赫的一个个规整的三角形“窟窿”引起了我的好奇。

刚开始，我以为是风损所致，一细看，这么整齐划一的“窟窿”，又不像风力破坏的结果。为什么平整的背景板要弄得这样“漏洞百出”？！据说这是为风留“出口”。

原来，巨型背景广告牌所用的塑胶布由于面积巨大，兜

住了山坳里吹来的风，风撞在布上，不是拼命地啃噬，便是疯狂地撕扯，两个月下来，塑胶布便被撕成条条丝丝的百褶裙模样。一般的足球赛事长达半年才能完成，因此，足球场每两个月就不得不重新花费不菲地更换广告牌，费事费力又费钱。有人便出了一个主意，在广告牌上给风留“出口”。

天下之事，必作于细。思路一变，效率与效益也就跟着变了。当然，从另一个视角上讲，一个人永远要做的就是在做事时尽可能给别人留下方便，留个“出口”，或留点“余地”。要明白，“利他”的结果，最后也是“利己”。



## 奋

（国画）

□李平野

## 山野里的杜鹃花

□李剑平

真正认识杜鹃花，是在三十年前。那时候，大学刚毕业的我，在一个边远矿区当中学老师。单调的生活，枯燥的日程，环境也是相当的闭塞。在我们校园的背后，是一座低矮的小山，每年四月的时候，爬上小山顶，只见漫山遍野的花朵，红的，紫的，粉的，白的，五彩缤纷，目不暇给。仿佛是天上的一众仙女，往人间抛下了色彩斑斓的花衣和丝巾。

课余时间，我喜欢带着孩子们，在小山坡上的花丛之间跑呀、追呀，那时候，仿佛所有的快乐都是自己的。有时，孩子们也会折下小花枝，扎成一簇小花束，带回家里去。有一次，我问捧着花束的孩子们：为什么要把杜鹃花带回家去呢？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妈妈工作辛苦了，回家看看花，就不累了；我要把杜鹃花带回家里，好好地装饰一下姐姐的房间呢；我要把杜鹃花当作生日礼物送给爸爸呀；我是“小仙女”呢，带回去天天散花啊……

看着这些乐不可支的孩子们，那一张张红扑扑的粉嫩的脸，就像盛开的花骨朵似的。没有无休止的机械作业，没有令人忐忑不安的升学唠叨，没有纪律严明的条条框框，那时候，孩子们是幸福快乐的，而我也是自由的。真的，这个小山就是我们的乐园。当我们恋恋不舍地回家时，我突然觉得，孩子们从山上带回家的，不仅仅是一束杜鹃花，也是一束快乐时光，一个美好的春天。

山里的孩子，质朴，可爱。把

花束带回家时，他们生怕我不懂养花，又会主动来当我的小老师。比如，把杜鹃花插在花瓶里，什么时候要换水，什么时候要剪掉枯枝，什么时候要搬出去晒晒太阳，说得头头是道。有一次，我说这杜鹃花很像桃花，看起来一样的，他们就笑了：不像，不像哩！接着，他们从花的形状、颜色、叶子、花枝的不同，等等，仔细认真地教我辨认。孩子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孩子们真心爱花，也乐于分享赏花带来的快乐。有一天上午，出门回来，突然发现在我宿舍的办公桌上，突然多了一束杜鹃花。花束插在一个硬纸皮卷成的纸筒上，纸筒仿佛与花朵的鲜艳有些格格不入。这束花的花朵有深红和紫色两种，盛开得很是灿烂，花瓣上依然有些小水珠。料想，这是刚刚从山上采摘下来的。花束下，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歪歪扭扭几个字：祝李老师身体健康，快乐！你的学生。

我纳闷：这是哪个学生送来的花束？又是怎么进到我的房间的？经过一个下午的“侦查”，才知道这是班上的几个班干部干的好事。原来，周日那天，他们曾约好我上山看花的，可是我因为感冒身体不舒服，爽约了。他们知道后，就把山上采摘下来的花束，偷偷送到我的宿舍，希望花束能给我带来健康，带来快乐……

如今，我依然怀想青春岁月时山间的杜鹃花，长得朴实，长得可爱，却又异常灿烂。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征文大赛作品选登

征文专用邮箱：  
ygadwqwx@163.com

森林卸下了它那深红色的服装……  
四下里便万籁俱寂了  
——普希金《十月十九……》

# 东莞，那一片森林

□曾凡华

森林	如果只是坐而论道 东莞就不会出现这片	和模糊的青草气息	勾勒出现代城市的风光 便有人在清醒地用粤语吟哦古诗 ——大庾岭高梅挺拔 东莞 天远海汪…… 这说明 森林 对于东莞 是如此珍贵 如此不可或缺 因为没有森林 人心就无法安放 而涵养人心的 便是森林的密度与宽广……
	这片被层积的黄叶沤成黑色腐殖质 被莞香树遮得绿荫遍地 让疲惫的打工仔打工妹 在柔和明媚的林子里谈情说爱的 真实的森林 而森林的概念 将停留在那些城市设计者的沙盘上 成为心灵含混的谰语	然而 眼前这被阳光抚爱着 有着普希金诗里“神秘阴影”的森林 真真切切地存在着 以一种幽深而庄严的方式 向世人陈列出改革之初的先见之明	
说爱的	当钢铁与水泥在这片土地上发出交响 灿烂的霓虹与炫目的女郎		
的林间的小屋 莞香花开得安安静静 即便是提取莞香油的现代	改革是理念的释放也是心灵的畅想 东莞的森林 是东莞人诗性的开放 听姑娘们在密林中的互唤声 任何诗也表达不出这昙花一般迅疾的美	榨机 与砍削莞香木的古老斧凿声 也表达不出这一时刻的全部诗意	灯塔般耸立着 无风 仍轻轻喧哗 那股稳的力 令人心安 这树中的伟丈夫 能凝聚起一种气场 只是生在东莞 就显得陌生 显得有点彷徨
在林子里	林中草地上盛开的铃兰 如一团紫烟 被风吹得星星点点 此刻 真想做这片森林的守护员 把晚年的一切都交给这儿 直至死 不期望像托尔斯泰一样葬在森林里 只留一杯小小的黄土在地面上 上面覆盖着茸茸的绿草 连山雀儿都不打扰	只需在随便那一棵树下 挖一个小坑 撒下骨灰 静静地躺在那里 享受亿万斯年的安然	走向绿营 穿了一辈子的军衣 座右铭里填写喜爱的颜色 还是那个“绿”字 当然 能死在沧桑的莞香树下 更合我意 倒不是做鬼也想风流 而是祈望为莞树的伤口供一点养分 好让它多结香脂 为人间添一点清芬……
乐旋律	我还想 在林间的小屋摆一钢琴 像柴科夫斯基一样 写一部森林的交响诗 序曲里坠着流星 华彩乐章的密林凉意袭人 再以柔美的和弦表现旷地上空气的光辉 并将森林的沉思 与意识隐秘角落产生的音乐旋律 融为一体 我还想 以这部作品为提案 吁请立法 为东莞的森林立法	为鸡形版图上所有的森林立法 保护树与树的后代 就是保护人与人的后代	有羡慕也有妒嫉 而今面对东莞的森林 便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情绪……
消遣	我甚至也想 将自己放倒在这里 放倒在佛灵湖的水面 作一条肉身的船 供那些世界工场的打工人们 让东莞的瓦尔登成为梭罗们第二个写作季 那一泓波纹 能将所有枯萎了的心 洗涤…… 曾经沧海	却难得一见佛灵湖这一汪碧水 要想在现代都市里放牛 须找一亩两亩稻田 我知道 这是杨克的意象 而我诗的意象 却是东莞莞香树树疤上那一段沉香	的日子 不指望红袖添香 但诗意总是美好的 不管是戏剧里 现实中 如今那个老梦又从远方游来 在潜意识里 一切重荷 乱象 失误和迷惘 都变得黯淡 而东莞绿色的生态正在形成 前景也在地图上明确地标示出来 这才是主要之点……
曙光的城市	此刻 北方沙尘暴的预警 在手里呈现 而东莞这个预报改革初期 却绿意盎然 森林这个强大的经济体 生物学的和美学的起源地 可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庄严 的美丽和自然界的神秘 这一点无可争议 我只是期望在东莞森林深处	找到诗的珍宝 而恩格斯关于森林的警句 却在耳畔回旋 ——将森林根除以求取得耕地时 该想到积蓄贮存水分的中心也随之消失…… 屠格涅夫所歌颂过的全部 丛林 一度为法西斯摧毁 却坚信那镶嵌金刚石的天空	一定会在森林的上方出现 而一度为钢筋混凝土所包围的东莞 也一定会突出困境 将闪现出比钻石还要明亮一百倍的星星 这 也许就是东莞人的诗心 与爱心之所在 其实 对森林的爱便是对祖国的爱 没有森林无以谈东莞也无以谈祖国……
翅声	夜 升到东莞的市中心了 这片富含纤维磷灰石的土地 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而今后 还会有无数这样的夜 以及黎明 我记起一个林学家的话	——每个人都要植树 哪怕一生只植一棵 不然他便是死尸和干柴……  我理解这是自然的轮回 正如晚霞之后 将不可避免地升起朝霞	——那作为绿色反衬的 红得发紫的朝霞 ——那金光照眼 既和睦又安宁的朝霞 在我已过去了大半的 来日无多的生活之后 ——尽然出现
泥的质	我又听到佛灵湖畔蚰蚰的鸣叫声了 一种去掉了金属的壳和水 变得圆润而有涵养的吟唱 青蛙在睡莲花上作无根之梦 我还听到 野鸭的梦呓与天鹅的拍翅声 感觉冥冥中似有萤火虫在	我终于相信了自然的力量 与公道 相信污染统治不了东莞的森林 冰冻再难以现身 此后的各种植物可以自由生长 一年四季	无可阻挡 当生长的速度一旦超过水泥和钢铁 生态便自然形成 GDP也变成绿色的了 于是 诗意的星星便会闪现于蓝空 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也许 这才是举办东莞森林节的真实意义……